



【原乡切片】

东明西瓜

□邢新锋

你若到夏日的东明来客，给你奉上的不是一杯冒着香气的热茗，而是一个滚圆翠绿的西瓜，切开，说不定还能听到热情的声响，汁水顺着西瓜刀流下，翠绿的瓜衣、鲜红的瓜瓢、黑或红的瓜子，吃上一口，凉润、沙粒感在舌尖化开，一股甘甜沁入心脾，回甘在喉间停留。舒服了胃愉悦了心，暑气为之退，焦渴为之解，让人直呼“爽”。

这些年去过不少地方，也吃过不少当地的西瓜，心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与家乡西瓜进行对比。有的西瓜有似东明西瓜红艳的颜色，却无东明西瓜的甘冽；有的西瓜有似东明西瓜的甘甜，却无东明西瓜的沙脆……难怪家乡有人戏言：“烟台苹果莱阳梨，不及东明西瓜皮。”

喜欢东明西瓜，不仅是因家乡特产而自称，而是东明西瓜确实享誉大江南北。东明属于历史上的黄河故道黄河泛滥区域，形成了以沙质土壤为主的黄河冲积平原。黄河水富含营养物质，土壤透气透水性好，利于西瓜根系向纵深发展，且昼夜温差大，有利于西瓜对矿物质肥料的吸收运转，利于有机物质的积累，西瓜含糖量高。我们这里流传一句顺口溜：“黄河水，黄河滩，黄河湾里西瓜甜。”

宋朝时，家乡人民就开始种植西瓜，千百年来，人们积累了丰富的西瓜栽培经验，培育了细密竖纹如黄河滩柳条的“柳条青”、生长期仅十八天的“十八天糙”、白皮白瓢白子曾为明清贡品的“三白瓜”等三十多个优秀地方品种。

在东明湖公园有这样一组雕塑：一个戴草帽、穿对襟小褂的男子左手在称西瓜，右手似在招呼朝他走来的母子二人，男子左边独轮车的跨篓里满是滚圆层叠的西瓜，右边还有一位跷起二郎腿坐在条凳上吃西瓜的汉子。这组富有生活气息的雕塑称的是生计，吃的滋味，藏着东明人靠瓜活因瓜乐的日子。

每年的七八月份，在东明的西瓜市场，车辆轰鸣，人头攒动。一辆辆电动三轮车、摩托三轮车、农用三轮车、拖拉机载着刚刚摘下的还带有露水的西瓜，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挑选。虽是一个地方的西瓜，但各家各户所选瓜种不同，施肥浇水有异，西瓜品相也有差别：墨绿翠绿有深浅，花纹各不一致，即使同一个瓜，如果翻动不勤，接触地面的部分颜色浅或有斑痕。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客商到瓜农车前敲敲弹弹拍拍，品瓜论价。谈妥了，瓜农把三轮车开到悬挂着豫、冀、苏、皖、沪、鲁等牌照的大货车旁，过磅、算账、卸瓜、转运……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、机器哒哒声，买卖两旺，热闹非凡。

东明人爱种西瓜，也能吃西瓜，一块一块切着吃算是文雅的吃法。豪放的吃法是用刀从西瓜中间“咔嚓”分两半，用汤匙挖着吃；更有甚者，拿一个五六斤的西瓜，左手执瓜蒂处，右手用刀削皮，削好后拿着整个瓜吃，比用汤匙挖一勺吃一勺更过瘾。本家有一个叔叔，夏天起夜后，有点渴，热水嫌热，凉水怕喝了不好，怎么办？砍开一个西瓜吃，凉凉的、甜甜的——爽！或许西瓜的香甜能让他做香甜的梦吧，这已成为他夏夜的习惯。

现在，随着种植技术的提升，西瓜不只是夏季特有的水果了，种植西瓜的温室大棚遍布东明的好几个乡镇。要是有幸赶上东明举行的西瓜节，保你收获满满：可以豪放地参与竞吃赛，谁吃得多谁胜出；见识一下瓜王争霸赛，谁的西瓜重谁夺魁；品鉴西瓜衍生品——西瓜酱和其他农产品；观看羊抵头舞、佛汉拳、坠子、鲁西南鼓吹乐等充满鲁西南乡野风味的文艺表演……各地游客兴致勃勃参与多种文旅活动，走时还不忘买些西瓜和其他文旅产品。

夏日，来一块东明西瓜真是过瘾。

(作者任职于山东省东明县第一中学)



无荷不夏天

□谢小白

谷雨后的一天，物业在小区人工湖里放置了十口大缸，缸内埋了藕种。想象夏天的时候，莲叶何田田，推窗见绿荷，我不由自主升起了期盼。绿化工人在我心里也变得浪漫起来，仿佛他们种下了一个明亮的夏天。盼望着，盼望着，“圆荷浮小叶”的可爱姗姗不来，亭亭净植的荷花就更不敢指望了。

蔷薇谢了，紫薇开了；凌霄落了，石榴挂起了果；芭蕉绿了，杏子黄了……夏天，迤逦而来。一夜之间，那荷、那蜻蜓连同被期待的夏天都在眼前了。然而，我的心里却是怅怅的，不是期望的落空，而是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。稀稀疏疏的圆叶浮于水面，三两枝荷花意兴阑珊地开着，让人看得不尽兴。

那么，就去像样的荷塘走走。大明湖的荷花是一处一处分散种植的，绕湖而行，总能遇

上三五处。荷叶挤挤挨挨，青翠可人，有的平铺于水面，有的高出水面几许。鱼戏莲叶间，鸭也嬉戏于莲叶间。鸭宝宝们欣喜于生命中的第一个盛夏，在荷花荡里你追我赶，游来游去，好不欢畅。它们轻踩着贴于水面的荷叶，小碎步似的疾走，憨态可掬，引来岸上“哇”声一片。也有不合群的鸭子，在一片片高高擎起的荷叶里穿梭，不时探头水下啄食鱼虾，安然做自己，无忧亦无喜。

同行的人说，要荡舟湖上，要误入藕花深处。是的，岸上观荷与水中亲荷是两番情趣。水声淙淙，风在湖面上变得殷勤起来，不停地拂过水面，送来荷花荷叶的清香。端坐舟上，观察视角已切换为平视，荷花荷叶的梗更多地进入我的视线。它们破水而出，笔直中立，上面覆盖满似有若无的绒毛，像清晨河滩上薄薄的雾。周敦颐赞荷梗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”，却忘了表表它的韧性。夏日的狂风裹着暴雨在湖面上作威作福，荷

梗擎着荷花荷叶弯腰俯身，而后又亭亭，反反复复，不改其傲骨。

日渐黄昏，晚照流金，碧绿的荷叶也醉在了金黄的光晕里。风自湖面吹来，荷叶微微翻动，不绝的行人自我身边走过，将长长的身影投放在无数的圆盘上。我恍惚看了一场老电影，复古暖黄的色调里，人影绰绰，粉里透白的花瓣微微颤动，像心动时蝴蝶扇起的翅膀。远处山峦起伏，连绵不断，拥着鳞次栉比的高楼，也拥着泉水汇集而成的湖。我想，这座城的人是幸福的，他们的晚风里有泉水滋养出的荷香。

灯火次第亮起，小摊上绿荷铺地，莲蓬正鲜着，荷花呈待放姿态，一切都美得恰如其分。我买下两个莲蓬、六枝荷花，老板赠我一片荷叶，正好用作花束包装纸。荷叶莲子皆可入馔，至于花苞鼓胀的荷花，可以效仿《浮生六记》里的芸娘，将茶叶置入其中，窨上一晚，来日又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夏。

且听蝉吟

□厉勇

夏至那天的下午，在座位上坐久了，我照例出去走走。

走过那片杂草丛生的绿地，到泡桐树下，冷不丁，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几声悠长的蝉鸣从树上漏下来。我也就停了下来，原地发呆，原来，一年中最漫长最难熬的夏天已经抵达。

知了响了几声后，不再发出动静，也许树上的蝉是几只“早起的鸟儿”，大部队还没集合。这蝉鸣戛然而止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如果没有绵密、盛大的蝉鸣，就好比夏天没有西瓜，那么夏天还能称为夏天吗？

这么一想，好像一到夏天就聒噪个不停的蝉鸣也没那么讨厌了。我们早已习惯了夏日经久不息、一阵响过一阵的蝉鸣，哪怕蝉鸣像哗哗的大雨一样覆盖下来，撕扯着马路上蒸腾的热气。我们都知道，那是夏日最寻常的景色。

有时候，我们不过是把自己的闷热和急躁，迁怒于没完没了的蝉鸣罢了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高温的夏天，我们的心像是被泡在热水里，一点小事就能把这锅水煮沸，那这颗滚烫的心怎么受得了呢？于是，我们就埋怨：这蝉怎么这么烦人？吵得人没法静下来，真讨厌！

然而，让人没法静下来的未必是蝉鸣！小时候的夏日午后，我们总是躺在竹席上午睡。这时候，乡下真是安静，连蓝得像琥珀的天空都不敢让白云走得太快，白云也就乖乖地放慢脚步，慢悠悠地在天空变魔术，一会儿变成马，一会儿变成鸟，一会儿消散成一缕白烟。乡下静极了，静得只有悬在正空的太阳还在独自发威。热闹的蝉鸣明明也一直叫嚣着，但我们的午睡并没有受影响，反而睡得格外香甜，平稳得像彼时的蓝天白云。这就是诗人所写的“鸟鸣山更幽，蝉噪林逾静”，这以动衬静的境界，我们都体会过。

渐渐长大，慢慢从《昆虫记》里知道，蝉为了夏天的蝉鸣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蝉的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：数日产卵，黑暗中长久蛰伏，再用地面上短暂的时间蜕变，换来光芒四射、璀璨夺目的空中鸣唱。如果从蝉的角度出发，我们是不是还有点同情这小家伙了呢？

更何况，蝉从来都是孩子们的好伙伴。小时候，我走在草儿茂盛的小路边，就能从草地上不费吹灰之力一把捡起小小的蝉，并将它装在火柴盒里，只要善待它，就有的玩了。这只蝉成了陪伴我度过漫漫夏日的玩具。如今城里的孩子，想要抓蝉

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我亲眼见我的中年女同事，在闷热得像火炉的午后，像个什么都不怕的战士，带着自己的儿子，去公园的树上抓蝉。成功抓到蝉后，母子俩一溜烟跑回开着空调的办公室——外面实在是太热了……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只有蝉，无论是乡下孩子，还是城市孩子，都是从小到大就熟知的。而蝉总是因为自己的鸣唱暴露了行踪，也因此被无数小孩抓获，成了玩具。

这样的蝉，这样的蝉鸣，这样的夏天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熟悉的吗？所以说，夏日不能没有蝉鸣，我们也不能把心里聚集的燥热归罪于蝉鸣。因为有蝉鸣，便知道寻常夏天又如约而至。

蝉声起，蝉儿们真是喜欢歌唱。这儿起，那里和；那里悠扬，那里热情如火。此起彼伏的蝉鸣，在夏天成了必备的背景音乐。升腾的温度里，只有蝉儿和植物最欢腾吧：蝉儿在歌唱，植物在夏天迅速生长，菜园里的番茄、豆角、南瓜等每天都可采摘，果园里的梨、桃、西瓜等水果也密集上市，这是一场真正的狂欢啊。

蝉声起，我忽然卸去了心里这些天积累起来的燥热，多了一份感恩和清凉。